

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与 “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起源

——纪念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诞辰 190 周年

王冀青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 1876 年首创、于 1877 年刊布德语词组“丝绸之路”后, 其英译形式出现于 1877 年。但法译形式究竟出现于何时, 是“丝绸之路”概念传播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文认为, 李希霍芬的师兄、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于 1881 年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 6 卷“俄罗斯亚洲部分编”、于 1882 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 7 卷“东亚编”, 应是最早使用“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地理学文献。两卷中共 4 次出现“丝绸之路”词组的标准法译形式 route de la Soie, 这是迄今所知最早出现的一组“丝绸之路”标准法译本。据此可知, 最早将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翻译成法文的法国人应为雷克吕, “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起源时间可确定在 1881 年。

关键词: 雷克吕 《新世界地理学》 丝绸之路 法译

中图分类号: K879.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3-0129-14

—

众所周知, “丝绸之路”这一词组或概念, 系由近代德国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于 1876 年用德语首创。^①李希霍芬于 1877 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第 1 卷中, 至少 6 次使用德语词组 Seidenstrasse (“丝绸之路”单数形式) 或 Seidenstrassen

收稿日期: 2019-06-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欧洲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整理与研究”(12&ZD140)

作者简介: 王冀青 (1961-), 男, 陕西渭南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丝绸之路史研究。

^① 王冀青《“丝绸之路”是怎样提出的》,《团结报·文史周刊》第 4380 号·第 225 期, 2014 年 7 月 10 日, 第 7 版; 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 年第 2 期, 第 21-26 页。

(“丝绸之路”复数形式)。^①此后百余年间,世界各国陆续接受了“丝绸之路”概念。各民族现行几乎所有语言中,都有“丝绸之路”的固定表达形式。按照词源学的逻辑,1876年之后出现的所有“丝绸之路”非德语形式,都应被视为源自“丝绸之路”德语形式的直接译本或间接译本。

笔者多年来对“丝绸之路”词组各种译本的起源问题颇感兴趣,闲暇时间喜好浏览过期西文报刊,以求有所发现。语言学史表明,新航线开辟、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欧洲主要语言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到19世纪中叶,全世界的学术语言中,若从影响力和广泛度来讲,英语排第一,法语排第二,德语排第三。既然“丝绸之路”词组首先以德语形式出现,那么该词组必定很快会在英语世界和法语世界引起反应,迟早会出现英译形式和法译形式。笔者发表于《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1期上的《“丝绸之路”英译形式探源》一文中,已证明“丝绸之路”词组最早出现的非德语形式为英译形式。^②在1877年9月13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第16卷第411期上,出现了“丝绸之路”标准英译本复数形式之一 silk routes。^③该词组肯定译自李希霍芬首创的“丝绸之路”德语词组,是“丝绸之路”词组的最早英译形式。

“丝绸之路”的标准法译形式是 route de la Soie,该词组最早出现于何时,是笔者接下来要探索的又一个难题。笔者曾在《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上发表《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形式》一文,^④根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法文文献,列举出4种与“丝绸之路”法译形式有关的论著。这4种“丝绸之路”法译形式分别出现于1894年^⑤、1896年^⑥、1899年^⑦和1901年^⑧。可以肯定,这4种文献中反映的“丝绸之路”法译形式,不可能是最早的法译本。因为与1876年问世、1877年首刊的“丝绸之路”德语原形相比,以及与1877年出现的英译形式相比,上列时间最早的1894年个案也相隔17年时间。因此,拙文认定它们不可能是“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源头,只能算是“早期法译形式”。拙文还建议:“这4种文献反映的‘丝绸之路’法译形式虽不是最早的法译本,但从‘丝绸之路学’研究史的角度看,应排

① 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 Erster Band, 1877.

② 王冀青《“丝绸之路”英译形式探源》,《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1期,第183-186页。

③ ‘Notes’, *Nature*, Vol. 16, Issue 411, 13 September 1877, p. 429.

④ 王冀青《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形式》,《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第1-5页。

⑤ Henri Froidevaux, ‘Explorations européennes dans l’Asie centrale’, *Annales de Géographie (AG)*, 1894, T. 4, No. 14, pp. 120-121.

⑥ Léon Cahu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 l’Asie: Turcs et Mongols, des origines à 1405*, Paris: A. Colin et cie, 1896, p. 44.

⑦ L. G. (Lucien Gallois), ‘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6’, *AG*, 1899, T. 8, No. 41 (bibl.), p. 8.

⑧ Maurice Zimmermann, ‘Traversée de l’Asie centrale par Mr. Bonin’, *AG*, 1901, T. 10, No. 51, p. 283.

入“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本序列。”^①

近两年间，笔者继续浏览近代法文文献，试图从故纸堆里搜寻到时间更早的“丝绸之路”法译本。在研读法国地理学家雅克·叶里塞·雷克吕（Jacques Élisée Reclus, 1830-1905）（图1）于1876-189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9卷本《新世界地理学：土地和人民》（以下简称《新世界地理学》）^②时，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在1881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6卷“俄罗斯亚洲部分编”中，两次出现“丝绸之路”词组的标准法译本。在1882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东亚（中华帝国、朝鲜、日本）编”中，也两次出现“丝绸之路”词组的标准法译本。分别于1881年、1882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6卷、第7卷中，“丝绸之路”词组法译形式一共出现了4次，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以为解决本问题提供一说。因此不揣浅陋，草成此文，向方家请教！

雷克吕是19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是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成员和保卫者，也是19卷本《新世界地理学》的著者和“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的首创者。2020年恰逢雷克吕诞辰190周年冥诞，笔者谨以此文向这位近代“书斋丝路人”表示敬意。

二

雷克吕于1830年3月15日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纪龙德省（Gironde）的圣-佛伊-拉-格朗德（Sainte-Foy-la-Grande），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雷克吕早年随父母生活在德国的莱茵普鲁士地区（Rhenish Prussia），在这里接受初级教育。稍长，雷克吕又回到法国西南部城市蒙托榜（Montauban），在这里的新教学院（Protestant College）上中学。当时的欧洲风云际会，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于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共产党宣言》，让中学生雷克吕逐渐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对地理学（尤其是地球与人类的关系）产生兴趣。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拉开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序幕。雷克吕在革命期间开始参与政治，持有反对王政、拥护共和国的政见。但为了完成地理学学业，雷克吕还是在近代欧洲地理学家鼻祖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Karl Ritter, 1779-1859）的感召下，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与其哥哥伊里埃·雷克吕（Elie Reclus, 1827-1904）一起来到德国柏林大学，跟随李特尔学习地理学。

关于雷克吕在柏林大学学习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1905年7月出版的法国《地理学年鉴》第14年第76期上发表《叶里塞·雷克吕讣告》一文中说：“1851年，他前

^① 王冀青《李希霍芬首创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的早期法译形式》，《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4期，第1页。

^②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a terre et les hommes*, Tomes 1-19,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76-1894.

往柏林，在那里师从卡尔·李特尔。返回法国后，他因为反对政变，而被迫逃亡。”^①这里的“政变”指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拿破仑三世，1808-1873）于1851年12月发动的政变。按此说法，雷克吕在柏林大学跟随李特尔学习的时间只限于1851年，时间最短。而关于雷克吕在柏林大学学习的经历，《美国地理学会学报》1905年第3期上发表的《叶里塞·雷克吕教授讣告》中记录说：

1830年，他出生于纪龙德省的圣-佛伊-拉-格朗德。他在柏林大学跟随卡尔·李特尔学习了好几年的时间，在李特尔的指导下打下了地理学教育的基础。他结束了在学校的学习后不久，便在欧洲和美洲广泛流行，实际上是通过6年的地理学田野研究，将他已经获得的原理加以应用。这一田野研究范围，在西半球世界已经延伸到了美国、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部分。^②

讣告中说雷克吕“在柏林大学跟随卡尔·李特尔学习了好几年的时间”，时间最长，与前说出入较大。又据英国《地理学学报》第26卷第3期上发表的《叶里塞·雷克吕讣告》中记录：

彼时，卡尔·李特尔因为其对地球及其居民的奇妙概括，正在吸引着来自欧洲所有地区的莘莘学子。雷克吕两兄弟也于1849年离开蒙托榜，前往柏林，绝大部分旅程靠双脚徒步前进，主要依靠面包和水果维持生计。李特尔的授课，与洪堡的著作一样，无疑对叶里塞·雷克吕后来所有的工作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叶里塞·雷克吕看来，地球总是像一个生命体，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在他的心里，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居民，都是与他们发展过程中所在地球各部分的自然特征紧密相联系的。而洪堡以一种诗歌般的方式解释大自然、描述大自然，这种影响在叶里塞·雷克吕的风格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政变之后，叶里塞·雷克吕以及他的哥哥伊里埃，都被迫离开了法国。他于1852年来到伦敦，然后在爱尔兰居留，最后前往美洲。他在美洲先后访问了美国、中美洲和哥伦比亚。^③

根据这种说法，雷克吕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时间可限定在1849-1851年，时间适中。但不管何种说法，都说明雷克吕在柏林大学没有完成4年学业，也与“丝绸之路”概念之父李希霍芬失之交臂。李希霍芬比雷克吕年轻3岁，两人属于同代人。李希霍芬于1852-1856年在柏林大学学习，同样师从李特尔，但此时雷克吕已离开了柏林大学。^④不过，从师承关系上讲，雷克吕是李希霍芬的同门师兄。因此，在以后的地理学研究

① L. G. (Lucien Gallois), 'Chronique Géographique. Nécrologie: Élisée Reclus', *AG*, 1905, T. 14, No. 76, p. 373.

② 'Geographical Record. Obituary: Professor Élisée Reclu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BAGS)*, Vol. 37, No. 8, 1905, p. 496.

③ P. Kropotkin, 'Obituary: Élisée Reclu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GJ)*, Vol. 26, No. 3, September 1905, p. 338.

④ E. G. Ravenstein, 'Obituary: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GJ*, Vol. 26, No. 6, December 1905, p. 679.

中，雷克吕和李希霍芬更容易关注对方的成果，也愿意吸收彼此的观点和学说。

三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雷克吕因长期持有拥护共和的政见，不得离开法国。他于1852来到英国，又在爱尔兰逗留一段时间，最后来到美洲，到处进行地理学考察。1857年，雷克吕返回法国，一边从事地理学研究，一边参加政治活动。1865年，雷克吕加入第一国际，追随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米哈伊尔·阿列克桑德洛维奇·巴枯宁（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1814-1876），从此大力鼓吹无政府主义。1867-1868年，雷克吕在巴黎出版了两卷本的《地球：关于地球生命现象的叙述》^①（该著的伍德华德 [B. B. Woodward] 英译本《地球：地球生命现象的叙述历史》4卷本，于1871-1873年在纽约出版^②），这是他的第一部成体系的地理学名著。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军队于1870年9月包围巴黎，雷克吕参加了守军的气球升空队和鸽子通讯队，保持巴黎与法国各省之间的通信联系。1871年3月，巴黎成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雷克吕虽不愿意在巴黎公社中担任领导职务，但积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国民自卫军。当凡尔赛反动政府镇压巴黎公社期间，雷克吕于1871年4月5日被捕入狱，在狱中仍教授难友们学习地理学和英语。巴黎公社于1871年5月彻底失败后，雷克吕于1871年11月被法国政府判处流刑，拟终生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上，即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方的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Nouvelle-Calédonie）。此时的雷克吕已在国际地理学界享有盛名，所以欧洲各国科学家在闻讯后纷纷声援雷克吕。包括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 1823-1913）在内的各国科学家纷纷签署请愿书，要求法国政府轻判雷克吕。结果，法国政府被迫于1872年1月对雷克吕减刑，改判为驱逐出境，终身不得返回法国。

雷克吕获释后，离开法国，先短访意大利后，再前往瑞士的苏黎世，投奔他的哥哥、人类学家伊里埃。最后，雷克吕决定定居于瑞士的克拉兰斯（Clarens），想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正是在定居瑞士期间，雷克吕从1875年开始，着手撰写一套大型的地理学丛书，总书名为《新世界地理学：土地和人民》，定由巴黎的哈切特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一卷。雷克吕为《新世界地理学》确定了19卷本的规模，初定欧洲5卷，亚洲5卷，大洋洲1卷，非洲4卷，美洲4卷。雷克吕的这套丛书当然不会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为表示对欧洲文明摇篮希腊的尊重，他决定从希腊地理学开写。

^① Élisée Reclus, *La Terre: Description des Phénomènes de la Vie du Globe*, Tomes 1-2,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67-1868.

^② Élisée Reclus, B. B. Woodward (Trans.), *The Earth: A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Life of the Globe*, Vols. 1-4, New York, 1871-1873.

1876年,也就是李希霍芬首创“丝绸之路”概念的这一年,雷克吕出版了《新世界地理学》第1卷“南欧(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编”。^①随后,雷克吕于1877年出版《新世界地理学》第2卷“法兰西编”,^②于1878年出版《新世界地理学》第3卷“中欧(瑞士、奥匈帝国、德国)编”。^③1879年,雷克吕出版了《新世界地理学》第4卷“西北欧(比利时、荷兰、英伦三岛)编”。^④就在1879年,法国政府决定赦免部分巴黎公社参与者。1880年,法国政府又举行大赦,赦免所有共产主义者。雷克吕获得赦免,返回法国,但他的革命热情丝毫不减,与流往法国的俄国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鼻祖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克鲁泡特金(Pëtr Aleks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等人组织无政府主义运动。1883年,里昂法庭认定雷克吕和克鲁泡特金是与国际工人联合会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主要领袖,判处他们徒刑。雷克吕因定居瑞士,免遭牢狱之灾。而克鲁泡特金则入狱服刑3年,出狱后于1886年移居英国伦敦。

四

1880年,雷克吕出版了《新世界地理学》欧洲部分的最后一卷,即第5卷“斯堪的纳维亚欧洲和俄罗斯编”。^⑤当《新世界地理学》从俄罗斯欧洲部分进入俄罗斯亚洲部分后,雷克吕开始涉及“丝绸之路”,并将李希霍芬首创的德语词组“丝绸之路”翻译成了法语。

1881年,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的第6卷“俄罗斯亚洲部分编”在巴黎出版。^⑥(图2)该卷第3章题为“咸海-里海谷地:俄属突厥斯坦、土库曼独立国、希瓦、布哈拉、阿姆河高地国家”(Le versant aralo-caspien: Turkestan russe, Turkménie indépendante, Khiva, Boukhara, Pays du haut Oxus),该章第7节题为“咸海-里海谷地国家”(états du versant aralo-caspien),该节第5小节题为“俄属突厥斯坦”(Turkestan russe)。雷克吕在这一小节中涉及位于安集延(Andidjan)东南方的奥希(Och),讨论了一处被称做“塔赫特-伊-苏莱曼”(Takht-i-Souleïman)的遗迹,即中亚传说中的“所罗门的宝座”(Trône de Saloman)。雷克吕倾向于认为,该遗址可能是古希腊人记录的“赛里斯

①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la terre et les hommes*, T. 1: 'L' Europe méridionale (Grèce, Turquie, Roumanie, Serbie, Italie, Espagne et Portugal)',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76, 1012 pp.

②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2: 'La France', 1877, 961 pp.

③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3: 'L' Europe centrale (Suisse, Austro-Hongrie, Allemagne)', 1878, 983 pp.

④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4: 'L' Europe du Nord-Ouest (Belgique, Hollande, îles Britanniques)', 1879, 971 pp.

⑤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5: 'L' Europe scandinave et russe', 1880, 944 pp.

⑥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6: 'L' Asie russe', 1881, 919 pp.

之路”的主要中转站“石塔 (Tour de Pierre)”。在该卷第 541 页上,雷克吕对他的观点表述如下:

关于“塔赫特-伊-苏莱曼 (Takht-i-Souleiman)”,以前的旅行者们对它的体积和孤独程度有所夸大,它属于比较地理学著作中最具争议的中亚地点之一。人们知道,在帕米尔地区最近进行的探险旅行活动之前,就有好几位作者曾认为,“所罗门的宝座 (Trône de Saloman)”应该就是著名的“石塔 (Tour de Pierre)”,这里是希腊旅行者们途经丝绸之路 (route de la Soie) 旅行过程中的首要宿营地点。^①这是《新世界地理学》中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法译本,也可以说是法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丝绸之路”法译形式。这里出现的法语词组 route de la Soie (丝绸之路),没有加引号。

在《新世界地理学》第 6 卷卷末的“字母顺序索引” (Index alphabétique) 中,第 904 页上 S 条中收录 Soie (丝绸) 一词,形式为 Soie (route de la),^②可还原为 route de la Soie (丝绸之路)。这是《新世界地理学》中第二次出现“丝绸之路”法译本。

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法文原版出版过程中,英国地理学家厄恩斯特·乔治·拉文斯坦因 (Ernet George Ravenstein, 1834-1913) 和人类学家奥古斯特·亨利·基恩 (August Henry Keane, 1833-1912) 决定联袂将该书整体编译成英文,英译本书名《地球及其居民》,按洲别重新分卷。由拉文斯坦因和基恩联合编译或分头编译的《地球及其居民》凡 19 卷,于 1878-1894 年间在伦敦出版,^③后在英、美多次再版。

1884 年出版的拉文斯坦因、基恩编译《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 1 卷“俄国亚洲部分:高加索、咸海-里海盆地、西伯利亚”,实即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 6 卷“俄罗斯亚洲部分编”的英译本。^④值得注意的是,《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 1 卷中,对《新世界地理学》第 6 卷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没有采用“丝绸之路”词组。该卷第 5 小节“俄属突厥斯坦” (Russian Turkestan) 中,在讨论安集延东南方的奥希时,行文如下:

奥希 (Osh),位于安集延 (Andijan) 东南方。它们在同一条阿克-巴拉河 (river Ak-bara) 的河畔,这条河是喀拉苏 (Kara-su) 河的一条支流。奥希占据着通往阿赖山 (Alaï) 和帕米尔高原的谷地之出口。这里是著名的塔赫特-伊-苏莱曼 (Takht-i-Souleiman),也就是“所罗门的宝座 (Soloman's Throne)”,这座山脉是如此众多的东方传说的题材。根据某些传说,明智的国王在这里召集来众神

①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6: 'L'Asie russe', p. 541.

②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6: 'L'Asie russe', p. 904.

③ Élisée Reclus, E. G. Ravenstein and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Vols 1-19, London, 1878-1894.

④ Élisée Reclus, E. G. Ravenstein and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 'Asiatic Russia; Caucasia, Aralo-Caspian Basin, Siberia',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4, 504 pp.

仙，实施了他的敕令。而根据另一些传说，他正是在这里被刺杀的。朝觐者经常光顾的这座岩山，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可以俯视周围的高地，景致极好。^①这里删掉了雷克吕法文原著中“‘所罗门的宝座 (Trône de Saloman)’ 应该就是著名的‘石塔 (Tour de Pierre)’，这里是希腊旅行者们途经丝绸之路 (route de la Soie) 旅行过程中的首要宿营地点”一句话，当然也就失去了“丝绸之路”法语词组。

与此相适应，在《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1卷的卷末索引部分，S条下也没有 Silk (丝绸) 之类的词汇，更没有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词组。^②

五

1882年，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的第7卷“东亚 (中华帝国、朝鲜、日本) 编”在巴黎出版。^③ (图3) 该卷第1章题为“总的述评” (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雷克吕在其中讨论中印交通线路时这样说：

佛教的传播线路并非经过这条直达道路。它进入中华帝国的线路，经过的是西部边界，而不是南部边界。中国在这里进行温和统治和支配的各个时期，势力涵盖了塔里木盆地，并取道帕米尔，与阿姆河流域盆地诸国自由贸易。批发商们当时沿着希腊商人们也很熟悉的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向前进 (Les négociants suivent alors cette fameuse ‘route de la Soie’ que connurent aussi des marchants grecs)。正是经过这条线路，或是其他的高原道路，某些珍贵的南亚食物被引入，同时也传入了许多故事，即关于恒河流域神奇国度的传说。也正是经过这里，求法高僧们也带入了佛教崇拜的礼仪。^④

这是《新世界地理学》中第三次出现“丝绸之路”法译本。这次出现“丝绸之路”法译形式时，被放在引号之内。

1884年出版的基恩编译《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2卷“东亚：中华帝国、朝鲜和日本”，实即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东亚 (中华帝国、朝鲜、日本) 编”的英译本。^⑤ 《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2卷比较忠实于法文原文，采用了“丝绸之路”词组，并转译成两种英译形式。《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2卷第1章

① Élisée Reclus, E. G. Ravenstein and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 ‘Asiatic Russia’, p. 276.

② Élisée Reclus, E. G. Ravenstein and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 ‘Asiatic Russia’, p. 502.

③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7: ‘L’Asie orientale (L’Empire de Chinois, La Corée, Le Japon)’, 1882, 885 pp.

④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7: ‘L’Asie orientale’, p. 8.

⑤ Élisée Reclus,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Chinese Empire, Korea, and Japa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4, 492 pp.

“总的述评” (General Survey) 中, 在讨论中印交通线路时, 英译本这样表述:

佛教本身并不是直接传播进来的, 它并不是从南方进入帝国的, 而是从西方进入。中国在其和平扩张的各个时期, 一直将塔里木盆地包含在内, 并且越过帕米尔高原诸关隘, 与阿姆河盆地之间保持着自由的交流。彼时, 商人们沿着连希腊人也熟知的著名“丝绸大路 (Silk Highway)” 向前进。正是通过这条道路, 或是其他穿越高原的道路, 南亚的丰富物产被引入, 还引入了多少有些传奇性质的报告, 关于恒河流域的那片神奇区域。佛教的求法高僧们, 走的也是同一条道路。^①

文中“商人们沿着连希腊人也熟知的著名‘丝绸大路 (Silk Highway)’ 向前进”一句话, 肯定是法文原文中“批发商们当时沿着希腊商人们也很熟悉的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 (route de la Soie)’ 向前进”一句话的英译, 只是将加引号的 route de la Soie (丝绸之路) 翻译成了加引号的 Silk Highway (丝绸大路)。这种英译形式以前没有出现过, 虽不算是“丝绸之路”的标准英译本, 但也算是比较接近原形的英译形式之一。

在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的“中华帝国”部分, 第3章题为“中国新疆 (Le Turkestan chinois)”, 该章第1节题为“塔里木盆地 (Le Bassin du Tarim)”, 其中叙述道:

尽管中国新疆 (Turkestan chinois) 在本世纪中叶还是一片几乎被完全忽略的地区, 可是在所有的历史时期, 它似乎一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交通要道, 因为从中国通往药杀水 (锡尔河) 流域盆地和乌浒水 (阿姆河) 流域盆地的道路, 以及继续前往波斯、前往印度的道路, 都要在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麓附近的一些城镇找到必要的宿营地。希腊和中国的商人们在丝绸之路上相望于道 (Marchants grecs et chinois se rencontrèrent sur la route de la Soie)。佛教的传教僧侣们, 阿拉伯的批发商们, 伟大的威尼斯人马克·波罗, 以及接踵而至的其他中世纪欧洲的旅行者们, 或者朝东进入沙漠地区, 或者朝西越过荒漠高原, 在他们重新踏上艰辛的旅途之前, 全都要在中国新疆 (Turkestan chinois) 的绿洲上逗留一段时间。^②

这是《新世界地理学》中第四次出现“丝绸之路”法译本, “丝绸之路”词组没有加引号。

1884年出版的基恩编译《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2卷“东亚: 中华帝国、朝鲜和日本”中, 将同一部分出现的“丝绸之路”法译形式进行了英译。《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编”第2卷第3章“中国新疆: 塔里木盆地 (Chinese Turkestan: The Tarim Basin)”中, 在讨论中印交通线路时, 这样表述:

尽管直到本世纪中叶前后, 中国新疆 (Chinese Turkestan) 还是一片几乎被完全忘却的地区, 可是在所有的时期, 它作为东亚与咸海-里海盆地之间进行移民或

^① Élisée Reclus,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p. 5.

^②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7: 'L'Asie orientale', p. 104.

贸易的通衢大道，因而拥有巨大的重要性。希腊的商人们和中国的商人们，在伟大的“丝绸之路（Silk Route）”上相会，而这条路正是通过了这条通衢大道。佛教的传教僧侣们，阿拉伯的批发商们，还有伟大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们的足迹被中世纪的其他欧洲旅行者们所遵循。他们所有人都在各自横穿大陆的长途旅行中，不得不在中国新疆（Chinese Turkestan）的绿洲上停留。^①

文中“希腊的商人们和中国的商人们，在伟大的‘丝绸之路（Silk Route）’上相会，而这条路正是通过了这条通衢大道”一句，译自法文原本中的“希腊和中国的商人们在丝绸之路（route de la Soie）上相望于道”一句话。夹在引号中的英译词组“丝绸之路（Silk Route）”，是法文原本中没有引号的“丝绸之路（route de la Soie）”的标准英译本。

总之，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的基恩编译英译本《地球及其居民》“亚洲”第2卷（东亚：中华帝国、朝鲜和日本）中，共3次出现“丝绸之路”英译本。第一次是“丝绸大路（Silk Highway）”，第二次是“丝绸之路（Silk Route）”。第三次出现在卷末索引部分，S条下收入加引号的“Silk Highway（丝绸大路）”，但索引中未列“Silk Route（丝绸之路）”词组。^②

六

雷克吕分别于1881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6卷、于1882年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中，总共4次出现“丝绸之路”法译形式。笔者认为，1881年距离“丝绸之路”德语原形的刊布时间（1877年）、英译形式的出现时间（1877年），相隔不过4年。在迄今尚未发现1877-1881年间使用“丝绸之路”法译本的情况下，若判定雷克吕是最早将德语“丝绸之路”词组翻译成法文的法国学者，谅无大误。

雷克吕于1882年出版《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后，又持续努力十余年，出版了后续各卷。在写作过程中，雷克吕也对原分配给各洲的卷数略加调整，将亚洲部分减为4卷，将美洲部分增为5卷。《新世界地理学》第8卷“印度和印度支那编”于1883年出版，^③第9卷“前亚（近东、中东）编”于1884年出版，^④完成了亚洲部分的4卷，随后进入非洲部分。

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10卷“北非第一部分（尼罗河流域：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努比亚、埃及）编”于1885年出版，^⑤第11卷“北非第二部分（的黎波里、

① Élisée Reclus,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pp. 58-59.

② Élisée Reclus, A. H. Keane (Ed.),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sia*, Vol. II: 'East Asia', p. 490.

③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8: 'L'Inde et l'Indo-Chine', 1883, 983 pp.

④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9: 'L'Asie antérieure', 1884, 951 pp.

⑤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0: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remière partie (Bassin du Nil?: Soudan égyptien, éthiopie, Nubie, égypte)', 1885, 641 pp.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撒哈拉)编”于1886年出版,^①第12卷“西非(大西洋群岛、塞内冈比亚和西苏丹)编”于1887年出版,^②第13卷“南非(南大西洋岛屿、加蓬、刚果、安哥拉、开普、赞比亚、桑给巴尔、索马里海岸)编”于1888年出版,^③完成了非洲部分的4卷,随后进入大洋洲部分。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14卷“大洋与沿海陆地(印度洋岛屿、岛屿印度、菲律宾、密克罗尼西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澳大利亚、波利尼西亚)编”于1889年出版,^④完成了大洋洲部分的1卷,随后进入美洲部分。

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15卷“北极美洲(格林兰岛、北极群岛、阿拉斯加、加拿大自治领、纽芬兰)编”于1890年出版。^⑤为了写好《新世界地理学》第16卷“美国编”,雷克吕于1891年再访美国。结果,只能于1891年提前出版了第17卷“西印度(墨西哥、美洲地峡、安的列斯群岛)编”,^⑥而第16卷“美国编”则推迟到1892年出版。^⑦雷克吕于1893年出版了《新世界地理学》第18卷“南美:安第斯山区(特立尼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个智利)编”,^⑧于1894年出版了《新世界地理学》第19卷“南美:亚马逊河流域和高原地区(圭亚那、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共和国)编”,^⑨至此完成了美洲部分的5卷,也完成了全书。雷克吕在《新世界地理学》第19卷后附了一篇向读者的“告别语”,其中说:“我因为遇到了好运气,而应该向我自己表示祝贺。在我的一生中,并不缺乏激动人心的事件。但由于好运当头,我还是能够实现我要定期出版这套书的约定,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对我的读者们背信弃义的事情。”^⑩

雷克吕在19年时间里出版的19卷本《新世界地理学》,为他在国际地理学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至1892年时,已出版的《新世界地理学》17卷让雷克吕跻身于世界顶

①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1: 'L' Afrique septentrionale, deuxième partie (Tripolitaine, Tunisie, Algérie, Maroc, Sahara)', 1886, 919 pp.

②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2: 'L' Afrique occidentale (archipels atlantiques, Sénégal et Soudan occidental)', 1887, 751 pp.

③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3: 'L' Afrique méridionale (îles de l' Atlantique austral, Gabon, Congo, Angola, Cap, Zambèze, Zanzibar, Côte de Somal)', 1888, 879 pp.

④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4: 'Océan et terres océaniques (îles de l' océan Indien, Insulinde, Philippines, Micronésie, Nouvelle - Guinée, Mélanésie, Nouvelle - Calédonie, Australie, Polynésie)', 1889, 1004 pp.

⑤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5: 'Amérique boréale (Groenland, archipel Polaire, Alaska, Puissance du Canada, Terre-Neuve)', 1890, 723 pp.

⑥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7: 'Indes occidentales (Mexique, isthmes américains, Antilles)', 1891, 932 pp.

⑦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6: 'Les états-Unis', 1892, 847 pp.

⑧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8: 'Amérique du Sud, les régions andines (Trinidad, Venezuela, Colombie, Ecuador, Pérou, Bolivie et Chili)', 1893, 848 pp.

⑨ Élisée Reclus, *Nouvel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 19: 'Amérique du Sud, l' Amazonie et La Plata (Guyanes, Brésil, Paraguay, Uruguay, République argentine)', 1894, 824 pp.

⑩ 'Geographical Record. Obituary: Professor élisée Reclus', *BAGS*, Vol. 37, No. 8, 1905, p. 497.

尖级地理学家的行列。尽管法国政府一直因为雷克吕的无政府思想而对其进行打压，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éographie）还是将1892年度的金质奖章授予了雷克吕，以表彰他已接近完成《新世界地理学》的出版工作。因为不满意在法国的生存状态，雷克吕于1892年离开巴黎，定居比利时布鲁塞尔。

七

近代地理学界的最高奖项，是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每年颁发一次的金质“庇护者奖章（Patron's Medal）”和金质“创建者奖章（Founder's Medal）”。^①1894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决定将该年度的金质“创建者奖章”授予刚从中国西藏考察归来、因在中国新疆库车获取“鲍威尔写本”而闻名的英属印度上尉军官哈密尔顿·鲍威尔（Hamilton Bower, 1858-1940），将金质“庇护者奖章”授予雷克吕。1894年5月28日下午，伦敦皇家地理学会1893-1894年度会议召开总会，由会长克莱门兹·罗伯特·马克汉姆（Clements Robert Markham, 1830-1916）主持，会上向鲍威尔和雷克吕的代理人颁发了两枚金质奖章，雷克吕的奖章由英国地理学家道格拉斯·弗莱什费尔德（Douglas Freshfield, 1845-1934）代领。据1894年7月出版的《地理学学报》第4卷第1期“皇家地理学会1893-1894年会议”栏报道：

接下来，会长颁发了为鼓励地理科学和发现而设置的皇家奖章和其他奖项。

“创建者奖章”授予哈·鲍威尔上尉，以表彰他于1891-1892年从东向西横穿西藏的旅行。……

“庇护者奖章”授予叶里塞·雷克吕先生，就在他完成他的巨著《新世界地理学》之际。会长在向雷克吕先生的推荐人道格拉斯·弗莱什费尔德先生转交奖章的时候说：“‘庇护者金质奖章’已经被授予了杰出的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先生。我要遗憾地说，雷克吕先生因为生病的缘故，无法出席本次颁奖仪式。法国大使阁下也无法出席今天下午的活动，不能接受已裁定颁授给他那位同胞的奖章。他的同胞是有造诣的，或许我还要说是卓越的。……当他（雷克吕）承担起现在已经完成了的这项伟大工作时，他在自己的面前设定了庞大的任务。这项工作需要年复一年地进行大量的研究，还要为了地理学调查的目的去探访很多国家。我感到很确定的是，本学会将会和我一起，因为一项毫不间断地占据他20年时间的工作得以完成，而向他表示祝贺。”道格拉斯·弗莱什费尔德先生好心答应，要收下这枚“庇护者奖章”，并把它转交给这位法国地理学家。^②

① 关于英国伦敦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庇护者奖章”和金质“创建者奖章”的起源与地位，参加王冀青《斯文·赫定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关系研究》，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132页。

② ‘Meet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Session 1893-1894’, *GJ*, Vol. 4, No. 1, July 1894, pp. 78-80.

雷克吕的 19 卷本煌煌巨著《新世界地理学》，是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雷克吕定居比利时布鲁塞尔后，于 1894 年被布鲁塞尔大学聘为比较地理学教授，直到去世。雷克吕完成《新世界地理学》后，又于 1894 年在布鲁塞尔开笔撰写另一部 6 卷本巨著《人类与大地》。^①

1905 年 7 月 7 日，“丝绸之路”法译形式首倡者雷克吕在比利时病逝，享年 75 岁。^② 关于雷克吕去世的具体日期和地点，有不同说法。《美国地理学会学报》上发表雷克吕讣告中说：“他的死亡于 7 月 7 日发生在布鲁塞尔。”^③ 《地理学学报》上发表的雷克吕讣告中说：“7 月 4 日，76 岁的叶里塞·雷克吕先生在距离比利时奥斯腾（Ostend）不远处一个叫托鲁特（Torhout）的小村庄里去世。此后，在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上，发表了许多献给他的极富同情心的文章。这些文章都证明，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这位伟大的法国地理学家作为一名作家，享有极为广泛的盛名；作为一个男子汉，他也受到了极大的尊重。”^④ 雷克吕去世近 3 个月后，“丝绸之路”德语形式首创者李希霍芬也于 1905 年 10 月 6 日在柏林去世，享年 72 岁。^⑤ 雷克吕于 1905 年去世前，只看到当年出版的《人类与大地》前三卷。剩余的三卷，在他去世后于 1908 年在巴黎出齐。

雷克吕去世后，欧、美各国地理学界纷纷发表讣告或纪念文章，对雷克吕的学术造诣给予极高的评价。法国地理学家卢西安·加卢瓦（Lucien Gallois, 1857-1941）撰写的《叶里塞·雷克吕讣告》，发表在 1905 年 7 月 15 日出版的法国《地理学年鉴》第 14 年第 76 期上。^⑥ 克鲁泡特金撰写的《叶里塞·雷克吕讣告》，于 1905 年 9 月发表在英国《地理学学报》第 26 卷第 3 期上。^⑦ 美国地理学界撰写的《叶里塞·雷克吕教授讣告》，发表在《美国地理学会学报》1905 年第 3 期“地理学记录”中。^⑧ 由保罗·吉拉尔丁（Paul Girardin）和让·布隆赫斯（Jean Brunhes）撰写的《叶里塞·雷克吕的生平与业绩（1830-1905）》，发表德国《地理学杂志》第 12 年（1906 年卷）第 2 期上。^⑨

① Élisée Reclus, *L'Homme et la Terre*, Tomes 1-6, Paris, 1905-1908.

② P. Kropotkin, 'Obituary: Élisée Reclus', *GJ*, Vol. 26, No. 3, September 1905, pp. 337-343.

③ 'Geographical Record. Obituary: Professor Élisée Reclus', *BAGS*, Vol. 37, No. 8, 1905, p. 496.

④ P. Kropotkin, 'Élisée Reclus', *GJ*, Vol. 26, No. 3, September 1905, p. 337.

⑤ E. G. Ravenstein, 'Obituary: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GJ*, Vol. 26, No. 6, December 1905, pp. 679-682.

⑥ L. G. (Lucien Gallois), 'Chronique Géographique. Nécrologie: Élisée Reclus', *AG*, 1905, T. 14, No. 76, pp. 373-374.

⑦ P. Kropotkin, 'Obituary: Élisée Reclus', *GJ*, Vol. 26, No. 3, September 1905, pp. 337-343.

⑧ 'Geographical Record. Obituary: Professor Élisée Reclus', *BAGS*, Vol. 37, No. 8, 1905, pp. 496-497.

⑨ Paul Girardin und Jean Brunhes, 'Élisée Reclus' Leben und Wirken',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Jahrg. 12, H. 2, 1906, pp. 65-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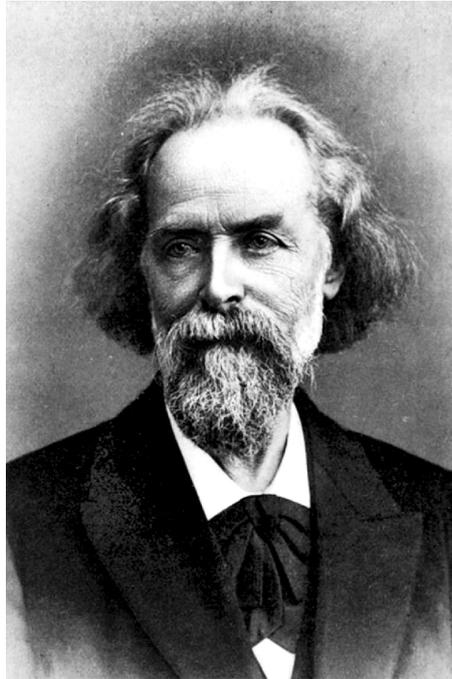


图1 法国地理学家雷克吕像
(作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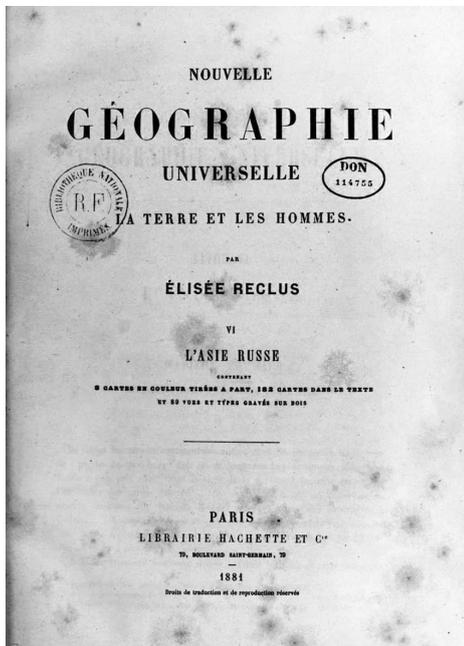


图2 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6卷书影
(作者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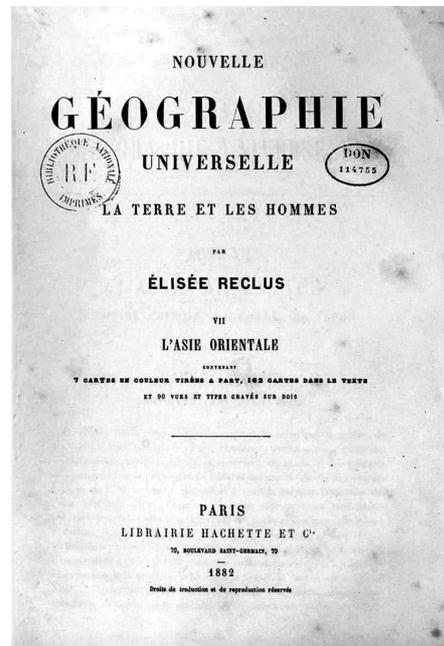


图3 雷克吕《新世界地理学》第7卷书影
(作者拍摄)